

人类学论丛*

人类史

G. 埃利奥特·史密斯 著

李 申 储光明 译
陈 茅 郭 方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根据 Jonathan Cape Ltd.

1930 年版译出

出版者的话

人类学者研究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人类，通过自己的田野工作和理论思考，努力让社会明白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行为；人和人的行为为什么会不一样，又为什么会一样——人类学者对于“对立统一”有特殊而深刻的理解。体质人类学者把人类作为高级动物来研究，研究人类内部从古到今的各种生物学差异；社会文化人类学者研究人的生活方式，研究其中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象征的意义和作用；考古学者从物质文化，尤其是古代的有形资料，解释人类行为；语言学者研究作为文化传承之载体的语言符号，由语言结构隐喻社会结构，以言语活动比附社会活动；民族学者观察文化、体验文化，听取本土人的观点。

人类学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从泰勒、摩尔根，到马林诺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从19世纪末的传教士，到20世纪的本土人类学者，人类学走过了一段风风雨雨的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暴力的作用降低，第三世界兴起，逐渐走向开放，经济和文化全球化与多元化并存，和平和幸福成为人们的普通要求；另一方面，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走在前面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组织、劳资关系、企业管理和制定社会福利政策等等方面进行调节的同时，并没有解决人的异化问题。面对频繁的局部战争、种族纠纷、经济危机、生态环境恶化等等，人们束手无策。与此同时，一场反文化运

动和社会批判运动兴起。在文学、艺术以及行为科学中，个人主题取代了社会主题，主观取代了客观。所有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学，人类学者一方面继续发挥实证的传统，另一方面更加注重本土人的认知体系，也更加注重学术乃至人格反思。

在中国，人类学经过 70 多年的（大致从蔡元培《说民族学》算起）风风雨雨，进入了承上启下的时期。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世界比过去更加开放，社会文化人类学也在信息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发生或者正在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自 70 年代恢复和重建以来，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继承发扬优良传统，注重研究传统文化，也注重研究与国家建设有关的现实问题，研究“全球化”带来的新现象。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没有得到一个从幼年到成年的自然生长过程，面对内部的需要和外来的影响，显得有些准备不足。虽然它们对国家的学术建设和知识建设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不能完全满足时代的需要。无论我们如何争论社会科学有无国界，争论是否需要借鉴西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本丛书的着眼点有三：翻译介绍人类学经典之作；翻译介绍与中国社会尤其与中国现实有关的重要著作；展示中国人类学者的理论思辨和田野工作的成果。编者希望对话的视角，综合的方式，介绍人类学的经典之作，展示近些年来国内外一些人类学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为同行们提供参考，为社会管理者以及其他有关人士提供新的知识。不过，我们不会拘泥于“平分秋色”式的全方位翻译和介绍，而是立足国内，根据国内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发展的需要。当然，我们要声明，我们只是从自己的眼光看问题，不一定就是“客观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追求客观，努力做到符合逻辑，行之成理。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序 言	1
第一章 引 言	1
第二章 原始人的游荡生活和他们的相互关系	33
第三章 原始人的工业	47
第四章 人类的人种	72
第五章 原始人	123
第六章 原始人与家族习俗	171
第七章 文明伊始	203
第八章 君主制	229
第九章 黄金的魅力与神圣的标志	241
第十章 木乃伊和建筑学	272
第十一章 埃兰和苏美尔	288
第十二章 克里特岛的早期文明	308
第十三章 文明的复活	322
第十四章 光荣属于希腊	332
第十五章 希腊的世界性影响	359
结束语	391

译者的话

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的学科，内容广泛，与许多学科交叉。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文化的起源和进化与文化的类型和传播，探讨人类的生活方式、习惯、语言、婚姻，神话传说、宗教、艺术、社会结构等。

近年来，随着文化热的兴起，文化人类学已成为人类学中的显学。

本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部专著，全书共十五章，对原始人的游荡生活、民族习俗、人种、文明的起源、君主制、黄金的魅力与神圣的标志、木乃伊与建筑学、埃及和苏美尔、克里特岛的早期文明等作了阐述，资料丰富，有可读性。

本书的目的，“不是在探讨人类进化及其在生产 and 艺术方面的成就，而是研究人类发展过程的深运动机，并提起人们对人类思想行动中至关重要的各种因素的注意。”

它的特点是生物学与人文科学合作研究的成果，以生物解剖方式研究人类。

√卢梭曾这样说过：“我认为，所有人类知识中最有用而最落后的是对人本身的了解。”这种阐述至今看来依然是真实的。√

因而，作者认为，建立一门“人类史”来阐述关于人类研究的广义概念，更加充分地了解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对整个人类来说，则是十分重要的事。

作者 G. E. 史密斯 (Smith, G. Elliot) 是英国著名解剖学家、人类学家, 学识渊博。他是传播学派泛埃及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曾在埃及研究早期人类遗留的头骨及骨骼, 对埃及古代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曾任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大学教授, 并担任过英国皇家科学促进会主席, 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主席。20 世纪 30 年代曾到北京考察北京猿人的遗骸。他认为世界所有的高级文化都是由埃及传来。当代人类学家认为这种理论过于偏颇和缺乏根据。

但传播学派对旧世界文化的研究是有贡献的。许多欧洲和近东之间的文化传播关系都是由于他们的研究而得以明了。30 年代以后, 传播学派逐渐衰微, 但其影响至今犹在。美国的人类学家博厄斯以及法国的社会学派、功能主义学派和心理人类学派都曾受其理论影响。

史密斯的主要著作有《古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1911), 《早期文化之迁徙》(1915), 《开端: 文明的起源》(1928), 中译本为《文化的起源》周进楷译, 商务印书馆 1949 年出版, 《人类史》(1929) 及《龙的进化》等。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张文淳教授阅读了本书部分译文, 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 谨致谢意。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李申、储光明、陈茅、郭方。

译文中不当之处, 欢迎读者指正。

本书读者对象广泛, 可供从事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的科研和教学人员以及对文化人类学有兴趣的读者阅读。

李 申

2000.10

序 言

由于发现新大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促使欧洲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从世界整体上来考虑人类的问题。近4个世纪以来，已有不少人试图以一部人类的通史来表述这种思想。

然而，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已经有一种将人类研究与自然界研究区分开来的趋势，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不愿将它们等同的趋势。对自然界的研究通常称为自然哲学和自然历史，现在则统称为自然科学，以区别于人文科学，因为人文科学是论述人类历史以及人类在思想和行为方面的各种活动的。过去也曾有过各种企图，想将这两门知识合并为一个称之为历史科学的统一学科，但是，都未获得完全的成功。从笛卡儿时代开始，还有人认为科学方法的原理是解释“自然法则”，于是设法将人类以及人类一切无视规则条例的无法则行为，纳入这个将人们引入歧途的一般化概念的范围。这两种对立的发展趋势都包含着造成错误的潜在根源。在它们的冲突中，产生了一种关于更广泛的人文科学的明确前景，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这两个学派的哲学家。因此，有必要进行新的综合。

那些在把自然史与人文学科划分开来（可惜也只有用这个词才合适）的边缘领域从事人类研究的学者，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研究主题由于上述互相冲突的门户之见而受到影响。如果能将这两门学科的长处统一到一门可以称作“人类史”的广义的人文学科

中，定将是很大的收获。因此，既要充分认识到人是有生命的这一事实在生物学上的含义，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人与其他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之深刻区别在于他们是人，其本身受到自身经验（这是属于个人的东西）的影响，尽管这种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传统所形成的。这两种影响都对人所特有的人类品质的表现起着深刻的作用。动物所具有的那种要求满足欲望的各种嗜好和本能，对人类来说，由于人对自己的行动的意义有较充分的认识，并能预见到其后果，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控制。掌握语言可以使人了解到其他人和他们先辈的某些事情，他们对个人经验的说明，从而形成各种传统，并且创造出表达他的感觉和思想的形象符号。这一切愈来愈支配着人的行为，并且限制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

坚持有必要创立一门“人类史”来阐述关于“人类研究”的广义概念，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要求。对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来说，更充分地了解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是最重要的事情。对整个人类来说这是惟一真正重要的事。

但是，人们也许会问，生物学和人文科学的合作，比起现在这两门学科单独分开，在阐释人类的思想和行动方面能起什么更大的作用呢？本书就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本书是在一个科学实验室内写成的。在那里，“人类研究”所采取的主要方法是解剖法。这种解剖法似乎与解释有生命的男女的行为风马牛不相及，可是，在解剖学和人类史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

就对人体的系统研究的发展而言，公元前3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弟子们在亚历山大城创立的托勒密学派是其滥觞。在体现该学派主要成就的博物馆^①里，发展并组织了这门真正的科学。这座

^① 指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城的“博物馆”，它实际上是由研究机构、图书馆和学院组成的联合体。——译注

埃及城市将它最巨大的遗产——科学方法——留给世界。文明史上这一决定性的进步，扩展到了所有的科学。这是以观察为基础的归纳法所取得的胜利。

如果我们将这种探索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以前 3000 多年文明发祥之时，对这些观察的特殊力量就会看得更加清楚。所以，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类研究”（特别是对生死现象的研究）实际上是所有科学和艺术的惟一目的。

只有当人们不仅研究人体结构的各种构造在功能上的作用，而且研究这些构造形成今天的结构和比例的发展历史，人体结构才会为人们所实际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物学的研究实质上是一门历史学科——我们的先辈称其为“自然历史”，犹如我们这一代人称其为“进化”一样。但是，如果说真正的“人类研究”针对的是“人”，那么它就远不止于检查尸体，研究心、肺、脑或者有生命的人体的其他系统或部位，而应该包括更多的内容。其主要目的应当是研究整个机体的活动，即以一切复杂难懂的方式所表现的有生命的男女的行为。此外，如果说行为是指那些能观察和记录到的行动的话，那么它还应包括这类行为以外的某些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激励人的行为的思想 and 感情。

为了阐明以广阔的眼光了解人类的必要，包括人类行动和愿望的全部领域，可以回顾一下近几个世纪来人体解剖学的研究起了多么根本性的作用，这将是有意義的。在科学的复兴中，比利时解剖学家维萨里首先认识到直接观察“自然”的重要性，而不是像古希腊哲学家在两千年以前所写的那样。维萨里的《人体结构》(De Fabrica Corporis) 出版于 1543 年；这也是哥白尼名垂千古的著作发表和现代宇宙观开始的一年。

在人类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对人体的研究在促成知识进步方面始终起着明显的作用。“人类研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不仅仅是就这个词的含糊一般意义而言——这是那些对其伙伴们的

行为只能感到迷惑不解的普通人所采用的方法。那些为保存尸体而为之涂敷香料的人，他们的具体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使文明具有其独特的性质。那些为了防腐的实际目的而解剖人体的人，他们就不仅仅是保存尸体，而是有更大的雄心壮志。这些人醉心于思考生死问题，深信制造木乃伊实际上就是延长人体的存在，以便使之能复苏成为活人。因此，围绕木乃伊不仅产生了许多代表文明支柱的艺术品和工艺品（建筑、石制品和木制品、雕刻和绘画、戏剧、舞蹈和音乐），而且还产生了人类精神方面各种最深切的愿望，即在文明史上影响了千百万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各种动机。

我们愈是在时间上往前追溯，对自然现象的一切探索就愈是变得明确和毫无例外地以人类为中心。人类之所以研究各种自然力量，并不是出于天生的好奇，而是因为这些力量似乎直接影响到他们本身的幸福，所以总是引起人们的关注。人类最初研究物理学、天文学、动物学和植物学，并不单纯为了通过发现而获得思想上的欢乐，而是为了能以比博得聪明的名声更直接和更实际的方式使自己受益。特别是对生与死的问题倍加关注，这个问题的解决使他们能够保护自己的生存，免遭死亡的危险。例如，人最初对天体现象感兴趣是因为月球似乎控制着女人的生理周期和生殖功能。因此，认为天能够掌握并测算人的寿命，正如它形成年、月、日那样。对天的研究目的在于控制人类的命运。可以看出，人类早期对自然的所有研究同样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最终与他本身的生命表现——心、肝、肾、呼吸、血液、水分，以及生命的气息——有关，维护这些东西就是早期的一切想法和信念的根本动机。

在人类系统地研究解剖学以前几千年，他们就已经建立了文明的结构。这是在根据他们对心脏和血液、呼吸和水分、胎盘和假设的“生命质”等功能的认识而形成的各种理论的影响

下建立起来的。实际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明是从人类为了了解自己身体的结构并维持身体赖以存在的生命而进行的努力中演进而来的。

起初，一切学问的焦点都在于如何维持生命。正如希腊人在许多世纪以后所表明的，给人治病的人乃是博物学家（physician 一词在希腊语中意为“自然”），即为了保护生命而研究自然力量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哲学的基本理论始终围绕着心脏和脑的结构这些解剖学上的问题，将其作为阐释思想和行为的手段。

但是，本书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研究人类已消逝的过去及人类的斗争，而且还要将其作为解释活生生的现实的手段。

近年来，人们撰写了许多论文，使广大读者可随时得到有关人类的祖先和人类的进化、原始人在生产和艺术方面的成就，以及埃及、苏美尔、克里特、埃兰、印度、中国、印度支那、爪哇、墨西哥和秘鲁等早期文明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的证据，更不用说有关希腊和早期欧洲历史遗产的丰富资料了。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探讨这些证据的详细内容，而在于研究形成人类发展过程的深远动机，并唤起人们对人类思想和行为中至关重要的各种因素的注意，而这是大多数作家所一直忽视的。

书中将特别注意研究传统势力的暴政。这就需要重新强调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其连续性的事实。我们今天正在做的大部分事情正在完成，因为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前在世界某些遥远的地方就已经有人开风气之先，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其性质与形成我们今天的行动的原因不同，因为我们是在蔑视“风气”这个词的通常涵义的情况下继续做这些事情的。正如查尔斯·莱尔爵士和查尔斯·达尔文所分别阐述的那样，连续性理论是地质学和生物学理论的基础。在“人类研究”中，迫切需要恢复和应用这种连续性原理。在这方面，它应该比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起到甚

至更广泛和更重要的作用。因为人类的自觉行动使连续性原理以及阐明它的历史方式成为全面而确切地解释人类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手段。

本书第一部分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那些用以证实以下事实的证据，即“自然人”过去曾经存在，现在仍然存在——完全不受任何习俗、信仰、艺术和技术、社会的和政治的文明组织的影响——而且这样的原始人本来是正直、慷慨、和善的。在论及古代诗人和哲学家所描述的“黄金时代”的真实性时，不论是在古代和现代都表现出根深蒂固的怀疑。为了克服大多数现代人那种顽固拒绝研究这些证据的态度，丝毫不带成见地从原始史料中作了引证。

为了证实人类本来虽然没有文化，但却是“高尚而正直的野人”这一事实，显然必须提供一种论据，借以说明人类是如何有了文化，并随之而出现了社会动乱、危险行为及残暴手段的。

文明在其最初 3000 年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是建立国家制度和确立对其暴政不同程度的绝对服从。随后于公元前 6 世纪，爱奥尼亚人挣脱枷锁，在人类史上揭开了新的篇章。他们证明，人的思想和行动是自由的，不受这样的束缚。人可以受益于文明而不被它毁灭。

为了阐述原始人的真正特点以及导致文明产生的人类史上的几个关键阶段，W. J. 佩里博士的卓越的研究工作已经指明了道路。与本书这一重要部分以及其他许多部分的内容有关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他允许作者引用的。

本人乐于将此书奉献给他，作为对他的见识和天才的赞誉，同时作为对他的勇气所表示的钦佩，这种勇气使他能不为不断遭受的曲解所动摇，而执著地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

G. 埃利奥特·史密斯

第一章

引言

研究人类是所有人一生要做的工作。在人生的每时每刻，我们总有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这些思想和感情影响着我们的行为，特别是影响着我们对别的男人和女人的态度。他们的行为总是使人发生兴趣和重视。因此，对于他们的思想感情，特别是对于他们对待我们的态度，我们怀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好奇感。我们自身的幸福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因为我们的行为受到这些进入我们社会活动范围内的他人的感情和行动的严重影响。

一个人可能会拒不接受作为他的“同胞监护人”的贬称，但是人的双方的切身利益总是受到个人行为的相互影响。如果用另一种解释，正如圣保罗表述过的那种思想：“我们当中任何人都不能独善其身”。在文明生活的条件下，只有成为社会中的一员，人们才能显示出真正的人性，因为人的高贵品质只有在社会条件下才能获得应有的发展和充分的显示。在学会如何生活这一方面，人对其同伴的依赖程度要比其他生物大得多。

其他动物可以跟随着它们的同伴，如绵羊那样；或者模仿同伴的动作，如小猫那样；或者亦步亦趋地像小猴那样在其母亲或家族的其他成员的直接教示下学会技能。无论如何，人独有的视

觉识别能力使他对所看到的东西的理解比最敏锐的猿人深刻得多。人的灵活肌体所产生的巨大能力以及他掌握技巧和模仿他人的高超本领，使他不可避免地需要别人的指教。人本身所掌握的技能的复杂性更加促使他去学习。因此，小孩比其他有生命的生物要更加依赖别人去学会干什么和怎么干。但是，最重要的是，人独有的语言表达能力使他可以借此手段去吸收他那社会集团已经积累起来的一部分知识；吸取已经在同伴中形成传统的传授经验的方式，而后者往往对他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更重大的影响。这样，每个人都会受到他所处社会中或多或少的僵化了的常规的约束，这种僵化了的常规通过各种陈旧的和习俗束缚了他的思想自由。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陈旧的和习俗又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行为和对世界的态度。因此，除非我们了解他所处社会背景的历史，否则要解释他的行动显然是不可能的。正如孔德(Comte)在一个世纪以前所说的：“除非通过它的历史，否则任何概念都无法理解。”换句话说，连续性的原理和文化的传播是解释人的行为的基本要素。

出于人的独特本性，人要看清那些直接影响他本人以及他自身幸福的事情是要经历一番艰辛的。影响他作出判断的不仅有个人感觉上的感情因素，还有他周围的人的影响，特别是他们的信念，他就在这群人中间度过他的一生。他善于从他所处社会的角度去观察世界，而不是寻找他自己并真正看到他自己的个性。

因此，根据事物的本质去研究人性，这是全人类的主要工作，也是大多数人最不了解的事情，认识到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显而易见，我们对人性应该比对整个宇宙中的其他一切了解得更深。然而，即使真正了解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起因，大多数人的判断还是难免偏颇。

在世界万物中，我们对最感兴趣而且几乎是惟一有兴趣的事情却知道得最少。多少年来，哲学家一再对这种自相矛盾的怪事

表示惊奇。1754年，卢梭（Rousseau）发表过这样的意见：“我认为，所有人类知识中最有用而最落后的是对人本身的了解。”这种阐述在将近两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依然是真实的。

因此，讨论人的本性及其所取得的成绩，特别对人类史的广阔领域进行讨论，看来是一件值得做的工作。人类史对文明社会中每个成员的思想行为的形成、以及在影响人类幸福和每个人的身心愉快方面，均起着巨大的作用。

如果说本书似乎过于注意思考这些显而易见的、也许是极其平庸的事情，那是因为这些事情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这些事情之所以需要强调，是因为对它们太熟悉了，以致大多数人视而不见。如果确实需要谈论显而易见的事，我们就不应当回避。

如果在我们讨论这个牵涉内容很广的问题以前列举出一些不言自明的重要命题，那么，也许能使读者对本书的撰写目的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

生命的探索

人是有生命的生物，这一事实就意味着要考虑到他是一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的所有组成部分（以及意念的控制），为了维护作为人的生存实质的生命，始终都在活动着。心、肺以及其他器官总是不断地自动工作，以维持生命攸关的各种活动。许多专门器官也总在活动着，以便促进和调节生长过程和新陈代谢，从而使有机体保持最高效率，免除灭亡的危险。人的神经系统是天赋的最奇妙的部件：它的独特功能就是保护身体免遭威胁生命存在的各种危险。但是它的作用远不止这些，它还使人能意识到危险，从而产生焦虑的情感；使人在受伤时感到痛苦；还使人从经验中学会如何自觉地化险为夷。因而自从人类最初获得考察其生存条件的本领时，他的主要任务就总是有意识地寻求保护他自己

生命的各种措施。对此不必感到惊奇。

在追溯人类远古时代的历史时，我们不能不被其坚毅的精神所感动。我们的祖先在他们的整个生命过程中一直在寻找长生不老之药，以便维持自己的生存。由于受到不同的形体和颜色象征的错误引导，又对野生动物生死的自然现象和它的防护和进攻动作的误解，原始人就以为他们可以将那些使男人和女人永葆青春和恢复青春、能延长有效生命的天数、能使失去生命的死者复活的魔力等，均归因于血液和躯体的作用、危险动物的牙齿和脚爪的作用、能生育的妇女的体型以及血液的颜色等等的作用。换句话说，这些古时候的人日夜所追求并以为找到的长生不老之药，是一种能保护他们自己的生命免受各种袭击的东西，无论何时何地及环境如何——他们所追求的这些目标或目的物将给他们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事情带来我们今天所说的“好运”，使他们能在我们所说的死亡之后继续存在。大部分护身符——甚至现代的吉祥物，避邪符，在保证恋爱、运动、治疗身体疾病或精神苦恼，以及寻求物质财富（如丰收）或长生不老等方面获得理想结果的种种活动和措施，都是古代遗留下来的那些被执著追求的目标的残余，我们的祖先将这些目标统统称之为“生命的赐予者”。

对于这个难以捉摸的目标的无止境追求，终于导致文明及其艺术和技艺、基本习俗和信仰的产生。建筑术是随着坟墓和庙宇的出现而产生的，它包括了木匠和石匠以及艺术家和雕塑家的各种技艺。人们用建筑物来延续死者的生存，这被认为是可以转化为神的生命永存的重要环节。烧香和奠酒等礼仪以及舞蹈和戏剧艺术，全都是用来使死者重新获得生命、重新恢复生者的所有一切重要活动。

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文学，例如埃及的“金字塔铭文”，稍后一些的文献如“中王国”的碑文和新帝国时代称之为《死者之书》等，都同如何获得新生命的问题有关。